

爱已成风

李志强 著

schoolmate

花城出版社





郑州大学

04010146540P

爱已成风

schoolmat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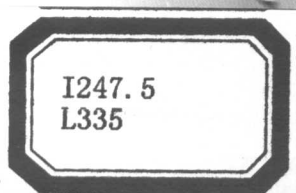
花城出版社

李志强 著

-42



I247.5
L335



6679752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爱已成风

李志强著.

- 广州: 花城出版社, 2004. 2

(同学一场)

ISBN 7-5360-4271-X

I. 爱...

II. 李...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10551 号

责任编辑: 谢日新

技术编辑: 易 平

平面设计: 王惠敏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广东惠阳印刷厂

(惠州市南坛路)

开 本 850×1168 毫米 32 开

印 张 10 1 插页

字 数 230, 000 字

版 次 2004 年 4 月第 1 版 2004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7, 000 册

书 号 ISBN 7-5360-4271-X/1·3427

定 价 16.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内 容 提 要

李若海高考失败后进了广州一间普普通通的大学，怀着对大学的种种向往，他迈进了大学校园，在这里他遇到了“书呆子”陈子濂和有钱哥儿黄鑫、陆大等人，若海对他们的作风很不满，生活得很不开心。

若海和黄鑫后来成了好朋友，直至某一天，若海遇到了他喜欢的人——黄素娥。黄只是一个贪慕虚荣的女子，她很快被财大气粗的黄鑫夺去，为此，李若海和黄鑫差点打了起来，两人从此反目。后来黄素娥又把黄鑫舍弃，和一个比他更有钱的相好，这颇让黄鑫痛苦了一阵。一个偶然的机会，若海在网上遇上了同校的智慧与美丽并重的李颖心，李颖心是个很特别、很有个性的女孩子，她和若海志同道合，他们一见如故，一起上网，一起吃雪糕，一起吃饺子，一起逛街，生活很快乐。尽管她和若海的友情发展得很顺利，可是她始终只把若海当作好朋友，仅此而已，这让若海很苦恼。

大一期末考，黄鑫考试作弊，眼看那一科要重修，可是他花钱买了到澳洲留学的学位，风风光光地一走了之，剩下若海等人还在为自己的理想苦苦拼搏。若海对此不屑一顾，有钱的人什么都干得出来。

若海和陈子濂渐渐成为了好友，和李颖心的关系也不错，这

使若海找到一丝安慰。可是为了给李颖心买她最爱吃的草莓，若海的父亲发生了交通意外，这对若海和李颖心来说都是巨大的打击。

陈子濂某一天哭得很伤心，原来没有钱也没有外貌的他所喜欢的，他写了几年信追求的那个女孩子竟已怀上了别人的孩子！尽管如此，她仍不愿意接受他，陈子濂在痛苦中选择了放弃。

大家都开始体会到了生活的残酷，生活的压力，这一年，大家的成绩都不是很好。

若海想起了《圣经》中的故事“塔坦罗斯的苦难”：主神宙斯之子因泄露了天机被罚永世站在有果树的水中，水深及下巴，当他口渴想喝水时，水位立即减退，当他腹饥想吃果子时，树枝即升高，他只能永远处于可望而不可及的痛苦之中。若海何尝不是在承受着这种痛苦呢？无论是学习，爱情，还是事业……一切的一切……

若海开始对身边的一切失去了信心。

不幸继续袭击着善良的人们，新年的时候，李颖心的父亲因为受到比他更能赚钱的几个兄弟的冷嘲热讽心情非常不好，喝多了几杯在路上撞了人，为此，她家花去了很多钱，加上她妈妈也下岗了一段时间，所以经济是雪上加霜。

最不幸的是在学校的体检中，若海和李颖心都验出了乙肝，李颖心情况更为严重，学校要求她退学一段时间，李颖心知道要完全治好这种病是没可能的，而且为了控制这个病也得花费大笔金钱，一向乐观活泼的她心中非常焦虑，仿佛换了个人。

开学前，李颖心到学校办理退学手续，若海请她到自己家里玩，那天是2月14日情人节，李颖心终于答应若海做他一天的女朋友，若海欣喜若狂。两人本想赚到足够的钱到全国各地的名胜，而此时只能用不多的压岁钱到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地方小玩了

一天。晚上他们在若海家做了很多有趣的事，这是他们一起以来最快乐的事，也是他们最后一起做的事。

为了不让若海太伤心，第二天一早，李颖心悄悄离开了若海回到学校，若海追到学校，可惜李颖心已经离开，拿着李颖心的信，李若海伤心痛哭。

若海答应她发奋读书，将来要解救她的，他真这样做了，可是，那竟是他最后一次见李颖心。

一年之后，若海以优异的成绩毕业，此时正是神采飞扬，正打算去找李颖心，可是关芷霞悄悄向若海透露，李颖心为了不给自己家里造成太大的经济负担，早到了深圳打工，那老板的儿子爱上了她，为她做了很多东西，其中之一就是花了很多钱，基本上治好了李颖心的病，李颖心被他的诚意打动已做了他女朋友，后来更和他订了婚……

手捧着大学毕业的文凭，李若海又一次泪如雨下……

有人说，大学是学生们的天堂，可见要想当大学生都必须死一次。

李若海已经进了大学。

不过他还没有死，只是静静地躺着，深夜一点多还未能入睡。按理说高考已经过去，风雨如晦的日子已经结束，他再也没有必要挑灯夜战直到夜阑人静油尽灯枯，然而自经高考少睡眠的他已经渐积成未到深夜不能睡的惯性，惯性之大，放假两个月生物钟也未能调整回来。

冬天还远，可是受到寒潮的侵袭，气温已颇低，蚊子却还多，且那蚊子仿佛阔人家的狗，专欺生怕熟，李若海误信学长们没有蚊子的谗言没有挂蚊帐，被叮得死去活来。他起初还把身子贴向墙隅顽抗，后来体力不支，只有零星反击，再后来蚊子多得不怕痒了，便放任它们在自己身上暴饮暴食。这痛苦让他坚信“蚊子”与“人”这两种动物在生物学上的关系不是绿藻与地衣的“共生”，也不是缘虫与猪的“寄生”，而是老虎与绵羊的“捕食”——可惜高考时他没有选择到这个答案。

受害者不只是若海一个，后来有人对此写了首诗：

春 眠

春眠不觉晓，
处处蚊子咬。
夜来啾啾声，
不知学生死多少！

为了让自己能入睡，他开始用“数绵羊”的传统方法，从一数到百，从百数到千。这招数是初中时一位同学传授的经验，李若海百试百灵，可不知怎的，今天竟然产生了抗药性。若海无奈，只好利用睡在上铺的地理优势，改数火车。因为窗外十几米开外就是声名遐迩的广深铁路，火车一辆接一辆，多得几乎要塞车。这些火车大都已经到了不惑之年，可是不但丝毫没有老者的举止安详宁静，反而倚老卖老，性格暴躁无比，每走一步都天崩地裂，地动山摇，走过之时如雷贯耳，走过之后足以“余音绕梁三日不绝”。以前他只是从习题上计算过一批白菜从广州运往深圳到底用汽车、火车便宜，还是用飞机、轮船划算，今天真是闻名不如见面，见面不如闻声。伴着那震耳欲聋的巨响，李若海一节一节地数——由于火车对于绵羊来说乃是鲜事物，那失眠愣了一下，若海乘这点空隙，居然还是睡着了。

李若海报读的这间学院全称是“华南重工职业技术师范北区学院”（以下简称“技院”），前身乃是中专一间，今年东区母学院响应国家号召积极扩招，把它收罗旗下作为分院，借母院的名气，从此招生量好比春运时的票价，猛增一截。学校求财若渴，不，应该是求才若渴，入学分数并不要求很高，因而高考失手之人多汇于此。尽管如此，也有人是靠买学位进来的，真可谓“弱

中自有弱中手，一山还有一山低”！

不用说，能在这里读书的人有的是因为知识丰富，有的是因为资金丰富；这里读书的人有的知识丰富，有的姿色丰富，还有的脂肪丰富。像许多理工学院一样，这里男生资源过剩，女生资源奇缺，简直可以与希腊阿索斯半岛的男人国^①媲美，不但少，而且质量又不好，折合成标准分还不知能不能上“第四批”。如果把胸部平坦的女孩称作“太平公主”，那么女生宿舍一定可以称得上是“太平天国”。照此类推，女生宿舍花名册就可以尊称作“太平广记”或“太平御览”，游泳池有时也可以叫做“太平洋”。

学生大都来自异地，个个神高神大，走进校园，仿佛走进了希腊神话世界，见到的都是巨人，衬得李若海好像孔融谦虚时所选的那个梨。

学院选址科学，因而交通便利，得天独厚，距环城高速公路、广深铁路仅一步之遥，让“想致富，先修路”的山区人民见了眼红。校外有条流水潺潺的大河，名叫“清江”，可是河水乌黑浑浊，人们给它另外起了个贴切的名字——“黑龙江”。江上有一座大桥，桥的那边是一个大型的人才市场，每年六七月都会有大批学生手捧大沓求职简历兴冲冲走过这座桥潮水般涌向那里，然后唉声叹气地走回来。所以这座桥又被学生称作“叹息

^① 希腊东北部的阿苏斯半岛，公元六七世纪逐渐发展成东正教教徒修行的圣地，神职人员和教徒来自世界各地，且均为男性。根据教规，他们要清心寡欲，终生不娶。早在1045年起，这里就严禁女性进入，甚至雌性动物也不得进内，被称为“男人国”。

桥”^①。

因为地处黄金宝地，学院小巧玲珑，建筑风格标新立异，独树一帜，比如有三角形的小游泳池，比如有正方形的足球场，比如有八个篮球架的两个篮球场，且那篮球架的作用除了用于打篮球之外，也可作为衣架使用，学校民工爱把“三角板”和“眼镜”挂上面，既可晾干又可展览，连网球场也好比中国女人的裹脚，因为发展空间不足而小而畸形。校方为保护这些仅有的展览性设施，一律用铁丝网围裹起来，恨不得把它们锁进保险柜里。学生们不能聊胜于无，只好望梅止渴。

学院附近一带名校林立，多得像学校的收费项目，从“广师”到“华工”到“暨大”、“华师”、“华农”数不胜数，衬得技院像月亮之于太阳，老挝之于中国，武大郎之于巨灵神，让人产生“既生亮，何生瑜”的千古慨叹。虽然兼并本校的母校在本地也稍有名气，但大专毕竟是大专，因为不是主流大学，文凭并不吃香，仿佛旧社会的填房小妾，因为不是正统，所以地位就是比不上元配大婆，在人才招聘会上也颇受歧视，这就是为什么同是人，美国的黑人就是比不上白人了。学生们报到后纷纷高呼上当，有的人干脆以范进中举的精神回家重新修炼，说是“从哪里跌倒，从哪里爬起”，反正高考取消了年龄限制，只要你愿意，你可以考到猴年马月。李若海比较乐观，坚定地留了下来，何况好马是不吃回头草的！——其实是怕再次失手。

若海当年的成绩也曾显赫一时的，可惜到现在已经像中国女排五连冠一样成为永远的历史。他辉煌的年代可以上溯至初中，

^① 威尼斯最出名的桥之一，始建于1600年，是一座全封闭的巴罗克式石桥，架在总督府与监狱之间的小河上，是历史上死囚奔赴刑场的必经之路，桥下过往的船夫常常听到桥上死囚临刑前的叹息声，因而此桥被取名“叹息桥”，名扬四海。

那时从初一到初三，他所向披靡，无人能及。可惜生不逢时，中考时的一场大病折腾得他死去活来，以致水准大失，结果可想而知。虽说，饱死的老鼠比猫小，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可惜李若海命里该绝，本来考题泄密是司空见惯的事，偏那一年市里几位富商巨贾买通了出题的教授获得试卷的事被揭发，于是最后两科重考。130分的试题若海只考了126、129，以一分之差与重点高中有缘无分空思量。本来重点中学慈悲为怀普度众生，预先留定45%的学位等“有强烈深造愿望的学生”选读，可布衣世家李若海拿不出6万块“赞助费”，只好乖乖呆在镇属重点高中长相厮守。镇属重点之所以成为“重点”，机理跟市属重点的不同，市属重点之所以成为重点是因为市里把最多的资金最好的教师最现代的设备最高分的学生都扔了进去，而镇属重点之所以成为“重点”，是因为小镇只有一间高中。那里的学生大都带点悲观色彩——失意之人多汇于此，览物之情，得无异乎？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从此以后，这件事引起的伤痛对若海来说就像患了癫痫一样，不定期发作。亲戚朋友们也陪着伤心了很久，一直没有平息。幸亏中国有先见之明，对枪支弹药管制得严，加上像若海这样的人通常比较善良怯弱，不然要是在美国，这个时期不知道会发生多少起“校园枪击案”。

橘生于淮北为橘，生于淮南为枳，缺少重点中学的沃土，若海已经营养不良，辛辛苦苦挣扎了三年之后再度失手，于是乎便有了这里“技院”的李若海。每年六七月，当人们提到高考时，若海的心便会隐隐作痛。于是乎除了不定期发作的癫痫之外，若海又增添了定期发作的风湿。

这就是高考给若海带来的、最直接最明显的东西。

其实李若海选中这间学校也纯属意外，像许多考生一样，他

们大都把重注押在第一、第二志愿上，其它十数个志愿则是乱挑一些学校填上的，倒不是为了做出“不成功，便成仁”与“破釜沉舟”的豪迈，而是老师为了提高出栏率，鼓励学生们多报志愿，所以才会有若海就读自己不喜欢的专业的悲剧和某男子报读女子大学的闹剧。

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看着一张张陌生的脸孔，若海感慨万千，一种“西出阳关无故人”的孤单感油然而生。无论如何，他注定要在这里修行漫长的四年，泄气是有一点的，谁叫李若海没有像李白那样，见到一个老太婆手拿一根大铁棒在河边要把它磨成绣花针而悟出学习要有恒心的道理；也没有像在滑铁卢一役战胜拿破仑的威灵顿大将军那样，先前吃了败仗，躲在农家，见到一只在风雨中挣扎的小蜘蛛而悟出要有百折不挠的精神呢？但李若海是不会绝望的，好歹进了大学，出路还是有的。何况真的猛士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

若海不但是一个“烈士”，更是一个“猛士”！

二

如果说事物的外表真的可以反映内在的话，那么这间学校必定是最好的例子，不必看校内仅有的几株恹恹欲睡的树，也不必闻校办工厂散发出的浓烈汽油味，单看那粗犷不羁的外形，呆板的格局就可知道它是一间理工学校了。

校门口安装的是高大的不锈钢自动门，自动门的奥妙之处就是可以根据进出者的地位权势自动调整开口大小，伸缩自如，灵活无比。比如是上级参观领导或校长大人亲临，校门就开得比空城计时的祁山寨城门还要大，若是一般人想进出，则大门自动收缩，仅留一小口勉强让一个人通过，倘有不修边幅或形象欠佳者，则大门紧闭，非出示证件并经一番盘问不得出入。门口旁边有门卫镇守着，大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架势，一般人休想出入。

宿舍楼一共两幢，两幢楼均已历史悠久又破又旧，估计应该可以申请国家重点保护文物保护单位，让人有“廉颇老矣，尚能饭否”的疑虑，说话声音大点儿都要震下一些灰沙，加上电线老化有火灾的隐忧，学生一律不准自带电器，人们住在里面终日提心吊胆，所以替此楼重新命名为“危楼”。危楼每间宿舍原计划住六人，若海这宿舍一个走了，另一个也走了，于是只剩下四个。学校考虑周全，怕学生哄抢床位以致同室操戈，相煎太急，早在

每张床上贴上标签，等学生们安心地躺上去，躺上去之后有点像博物馆里的标本。

李若海昨天早已看过各人的简历，一号床陆大，东莞人氏，据闻他老子是当官的，还挺大，是那个什么村的村长，因此霸气十足，若海见他便反感。此人显然属于脂肪丰富的那类人，生得虎背熊腰，左爪戴一个钻石表，右爪抓一台手机，像政府机构前左边的石狮子一样，大嘴巴常常张开，不知这样咬起人来是否会快些。顶部鬣毛是染得枯黄的一撮，像一株缺氮的葱，动物学家说这样做的作用是很多，例如：警戒色；例如：拟态；例如：吸引雌性动物。就像黄蜂屁股上的黄斑，公鸡尾巴上的翎毛。托他老子的福，陆大得以少年发福，保守估计净重也有上百千克，倘若在地球两极还要重一些。因为胖得像个肉球，五十米短跑可以不用脚而直接滚过去。有个例子可以说明他身材的庞大，由于陆大的躯干大，所以他穿的三角裤也是特别巨大的，见到的同学无不指着他的三角裤说，“珠三角”！也有人说，那是“百慕大三角”！幸亏他下铺是个空位，不然睡在他下铺一定会很危险，即使床板不掉底，也会因重心的上移而有翻侧的危险。

三号床者，广州土著黄鑫也，此公外表魁梧，身長八尺有余。父辈营商，家资巨万，这可以从他肿胀得像甲亢病人脖子的钱包见端倪，身上常有股异味——铜臭，本来还可以的相貌因而打了个折扣。腰间常驼一小袋，里面装着进口的 walkman，这东西像保险，黄鑫只是常备着，并不多用，可能是这样比较“有型”吧，不知道的人还以为它是尿袋一个。他手里常拎一个新潮背囊，其形、色莫不怪诞，当他拎着它走在路上时，远远望去，就像七十二星空图中的猎户座。而且他晴天阴天总戴一顶帽子，说那是青春流行造型，不过若海就觉得那更像是台灯的灯罩或是传说中的血滴子。

在李若海下床的名叫陈子濂，又土气又瘦削，身高不到一米六，按理说，身材矮小的人皮肤应该比较白，这是因为矮小者比高大者离太阳更远，表面积比高大者更少，吸收的太阳辐射相对较少的缘故。可是他却像美国的隐形战机，浑身黑不溜秋的。尤其糟糕的是外表，眼小鼻大，尖嘴猴腮，侧面看，头部轮廓简直就是北京周口店山顶洞人复原图，恐怕用 Photoshop 处理过也不会好到哪儿。他有一个不良习惯，就是上厕所总要拿一本书，甚至两本，怀疑是因为早年上厕所忘记带手纸留下了心理阴影，从此以后上厕所必然要多带几本书。他的个人理由是高中养成的习惯，这也是合理的。他不常说话更不常笑，面部肌肉像雪肉般僵硬，若海见了他便没有好心情。

总之在这个大学的宿舍里，李若海没有一样东西是满意的。

李若海一觉醒来，时间尚早，还不到十一点。照照镜子，自己吓了一跳，面上密密麻麻的蚊口就像二战时候皇牌飞行员在战机上画的击落敌机标记。看看其他人，陆大和黄鑫还在呼呼大睡，陈子濂这会正在静静写着什么东西。

“才开学，用不着这样勤奋吧？”若海为表示友好并建立外交关系，探头问。

陈子濂吓了一跳，下意识地像孔乙己罩茴香豆般罩住纸面，但立刻发现欲盖弥彰，于是狼狈地笑着说：“哦，哦，我醒了，见没事干，就……”为了转移若海视线，他反问道：“你不是也很勤奋吗？你床头放很多书呢！”

若海见他神神秘秘，本来想取笑是否在写情书的，被他一问，思路被打断，一时想不起来，只好说自己的书都是杂书。

“昨晚睡得好吗？”陈子濂一边收拾一边问。

“好？你看看我的面，被叮得像个芝麻饼了。那些蚊子仿佛都是娇生惯养的独生子女小皇帝，有挑食的癖好，专往人的脸蛋

下口，让人受了肉体伤害还要受精神伤害。‘战国四公子’之一的孟尝君不过家养食客三千，你看我的蚊帐里的‘食客’少说也有四五千了，幸亏你聪明，装上蚊帐。不过蚊子倒是其次，其实最大的问题是噪音。”

“虽然很嘈，你就当它是催眠曲吧，如果晚上你不能把它当成催眠曲，那么你早上就把它当成闹钟呀！”

“可惜恰恰相反，晚上它是我的闹钟，早上是我的催眠曲！怪不得现在的大学生都养成迟睡迟起身体糟的坏习惯了。再这样下去，我们即使不犯神经，都要犯神经衰弱呢。”

“唔，或者我们慢慢会习惯吧。既然我们没法改变环境，就被环境改变吧！谁叫我们考到这里，哎……”

两人的说话声惊动了陆大，他伸个懒腰打一个虎啸般的呵欠精神恍惚地坐起来。黄鑫比较低调，不声不响地也醒来，李若海不再说话，洗嗽去了。

早餐时间早过，午餐时间尚早，正是青黄不接的时候，为提高友好度，李若海拿出家传秘制的土特产——番薯干给众人享用。类似于“黔之驴”中那只老虎的心态，众人从未见过这样又黑又粗的奇食，纷纷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哪知这番薯干坚如磐石韧如丝，倘若锯成长条状给古人作“韦条”用，兴许“韦编三绝”也不会发生。陆、黄二人奋力咬了半天都无法把它们消灭，趁若海不注意，悄悄把它扔掉，陈子濂比较顽强，猛咬一阵，像蛇类吞食猎物地整个儿吞下。

“味道怎样？”若海问。

“还可以吧。”众人勉为其难地说。

若海见反馈这样好，也很欣慰，又要再赠，陆大见势不妙，连忙说自己也有很多吃的，叫他不用客气，黄鑫则说自己很饱，不想多吃，若海以为他们要表现男人难有的矜持，也不勉强，转

叫陈子濂吃，借口都给讲完了，加上碍于情面，陈子濂只好挑了一块最小的叼在嘴上。

陆大从行李箱拿出一袋袋东西放在桌面上，都是些新奇高档的食物，黄鑫也一样，放了满满一桌，然后叫李若海和陈子濂吃。

若海本来看他们不顺，见他们这样慷慨，便放下阶级立场，跟大家围坐在一起，宿舍里充满了温馨的气氛。

“来，来，吃这些饼干，很好味。”他拿出一块，一边吃，一边接着说：“这是美国新泽西州的特产呢！别人送的。”

“那一定很贵了！”陈子濂好奇地问。

“那当然了，不过不用钱，都是别人送的……噢，这不就是最出名的加州杏仁吗？是你的吧？”陆大指着一包东西问黄鑫。

黄鑫看了看说：“好像不是吧？”

“哦，对不起，看错了，是我的，哈哈，是我的。”

“你这是加州的吗？真巧，这盒巧克力也是那里出产的，是我姨上个月带回来的。”黄鑫神气地说。

他们两人一唱一和，李若海觉得这样的聚餐简直是鸿门宴，但又无可奈何，学伯夷叔齐不食周粟已经太迟，只好做出神农尝百草的姿态，什么东西都乱吃一通。

“你怎考到这里来的？”若海另辟话题问陈子濂。

“哎，一言难尽……”

“你呢？”陈子濂转而问黄鑫。

“我笨故我在！”黄鑫坦诚地说。

“你呢，陆大？”若海又问。

陆大正全神贯注地进食，对若海的提问不赞一词，面上隐藏着诡异的笑容。